

自己承受病人对他的误解,承担治疗产生副作用的责任。正如学生所说:“先生之临险证也,明知其难治,犹必殚精竭虑,为之立方而后安。曰:毋有方而不用,宁不效而受谤。”

(二) “重量愈病也迅”

曹颖甫说：医生为了履行职责，尽力求治病人，运用重剂，是不得已的事。“夫轻剂愈疾也缓，重量愈病也迅。医者以愈病为职者也，然则予之用重量，又岂得已也哉。”当然，重量须有度。如何掌握度，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。“予之用大量，实由渐逐加而来，非敢以人命为儿戏也。”

以麻黄汤为例，麻黄是辛温发散的良药，但近代人们大多认为其发汗猛烈，容易导致亡阳，运用时过于谨慎。曹颖甫认为麻黄汤能“令肺气外通，则诸恙不治自愈”。其中“麻黄用量万不可少轻……时医但用二三分，加蜜炙，故无济”。并指出：“予遇恶寒甚者，轻者二三钱，重者四五钱，甚或一剂不愈，连服二剂者，一年中类此者常百数十证，迄未见亡阳之变。”如果麻黄用四五钱，又连服二剂，剂量确实很重。但是时医用之无效的原因，就是剂量太小。他的经验非常值得研究。

在小青龙汤中讲到新病用轻剂，久病用重剂。“予近日治丁姓妇十年痰饮，遇寒即剧，日晡所恶寒而喘，亦用此方。方用：麻黄三钱，细辛二钱，干姜三钱，白术三钱，半夏三钱，桂枝四钱。服经二剂，咳喘略减，而无汗恶寒如故。再加麻黄二钱，合五钱，细辛加一钱，合三钱，外加杏仁四钱，炮附子四钱，效否待明日方知。然则姜生治张君，两用轻剂而即效者，实由本年新病，不同宿疾之未易奏功也。”宿疾之未易奏功，用轻剂恐怕不效，必须加重麻黄剂量。这也说明剂量对于疗效有密切的关联。

再以桔梗为例。

初诊夏历六月三十日，肺痈已经匝月，咳嗽，咯痰腥臭，夜中热度甚高，内已成脓，当以排泄为主。宜桔梗合《千金》苇茎二汤